

重訂《漢語言文字音系略例》

劉 賾

賾造《漢語言文字音系》，訖未脫稿，所為《略例》一文，亦殊未臻允愜，頃寫竟《說文古音譜》，爰以此《略例》移附其后，藉資尋省。因先將此文重加修訂，仍冀留心斯學者指正其疵謬也。

一、在昔語言以聲音表義，文字後作，寓音義於形。惟語言通以音，其義泛，文字局於形，其義專。如詳夫聲音通轉之迹，系聯其形義，繩穿絲貫，原始要終，以辨其通局專泛之由，而求其相生相演之故，庶幾確然得其會證，而知音、義與文字三者之不可分割，損一則二莫達，此開則彼不彰。語言文字演進之本真，古今事物變化之情狀，或可由斯審悉。試思《說文》所謂詞者，意內而言外也，如者，別事詞也、兮，語所稽也、諛，可惡之詞、況，況也、詞也、商，語時不商也；設古無諸衆、都凡，睹明、睹見、隻獨、鸛羣、章節等意，則者別之詞何所傳；無徯待、謏恥、憊情、系屬等意，則兮稽之詞何所麗；無毒淫、媼賤、欬訾、諱痛等意而疾恨之，則諛惡之詞何由發；無天、神、眞、引、申，諸名義而崇充之，則況況之詞何自生；無聖、帝、諱、翹、適諸名義而驚歎之，則不商之詞何由形諸語時哉。文字音義之相關切，卽此可知矣（以上每一詞與所举例字，其古音并相同，或極相近，或為對轉，下倣此）。若夫語言之生，必本諸人事物理，足志以顯義，因時而立名，以至約定俗成，萬品以察。如初民群居無教，信義未形，無公德可言，公約可守，凡礼樂刑政之制，皆後世有所興廢而建立。若所謂礼、法、規、則、模、式、制、度諸名，必緣枉戾、傾乏、乖違、偏側、謬妄、差忒、狂獗、放蕩諸事以起；建立之後，而礼或履行之，亦或違戾之，法或軌範之，亦或干犯之，規本常規，亦有詿誤，則當則效，亦有賊敗，模供摹習，亦有漠視，式備試用，亦有矯飾，制以限制，亦有逾躐，度以揆度，亦有越渡，實事如是，文字音義亦如是，文字音義本緣諸實事以生者也（乏，不正也，賊，敗也，从戈，則聲，《左文十八年傳》毀則爲賊，忒，失常也，獗與狂義同，躐，越也。以上諸例字，有加訓釋者，皆据《說文》，或問采它籍。下倣此）。又如古無火燭之時，人之察物，須藉日月之光，是以觀看字或作眇，从日光𠂔𠂔之𠂔得聲（見與𠂔古亦一音），瞻望字从朔望之望省聲，餘若督之與朝，𠂔之與旦，睹之與睹，視之與晨，睇之與所，瞥之與瞥，省之與星，相之與爽，并爲一語或一語之變；𠂔之則爲晦與僂，冥與窺，瞢與瞢，昏與昏，昧與昧，莫與漠，𠂔與仿，𠂔與佛；昏莫無睹，則生危厲之心，故夕惕而且𠂔，昏𠂔而𠂔欣，莫漠而朝𠂔，宵情而𠂔暢，其文字音義咸若割符之復合，并按諸實事而皆然者也（𠂔，日始出光𠂔𠂔也，督，察也，𠂔，極巧視之也——𠂔从四工，故曰極巧，然非音與旦系，則視義何由生——，睹，旦明也，睇，望也，𠂔，目視，瞥，雨而晝𠂔也，省，視也，𠂔，𠂔也，𠂔，不𠂔也，𠂔，小見也，𠂔，𠂔，并目不𠂔也，𠂔，目無色也，仿，相似也，𠂔，月未盛之明也，𠂔尾切，佛，見不審也。𠂔，𠂔也，𠂔，𠂔也，𠂔，日出也。古聲邪紐通透、定）邪紐通明，故夕與惕、昏與𠂔并通，如與惕同从易聲者𠂔惕、从昏聲者𠂔𠂔等字是）。又如古之造文者，以人在屋下會穴散無田

事之意，以女在屋下會安隱——後出字作憊——寧靜之意，以子在屋下會字乳之意，其形體同爲人与子女在屋下也，而其義之分別如是，設無“失耕時”之辱及“田艸復生”之孽并与穴爲一語之變，而義相因承以見田事之不可廢，徒有人在一下之字，焉知其爲穴散哉；設無匿藏之匿从晏安之晏得聲及掩蔽之隱有安隱之義，並与安爲一語，以見深居藏匿可免於“强暴侵陵”，徒有女在一下之字，焉知其爲安靜哉；設無子女之子孳生之孽及慈愛之慈並与字爲一語，徒有子在一下之形，焉知其爲乳生哉。不明乎此，則倉、誦之流直見于不可知矣。至如因聆訓聽，知“卷耳”之所以名苓。因竹有節，知“臂節”之所以名肘。因四周之与中心、四方之与邊旁俱相需相待而成，而後知中周語轉、旁从方聲之故。人匍——或作胃——之狀，四方高中央下，其从凶聲，蓋取象於地陷之形似。木根又謂之株，足跟又謂之踵，根与跟、株与踵，音義並峙，實取譬於下體之相同。嚴聲之聲，或拟響於電霆。簪扇之制，諒得名於簪。物之堅塙，非旁擊莫能拔。邦之輯睦，無銳兵難爲功。仁惠令人懷思，毒害斯招讎怨。無訟何効，讎必因愆。忌或因類，嫉能致讎。聽許多由於壬善。勤勉每緣自艱難。惠困常濟以憂和。憤悶而後知奮發（凶，象地穿交陷其中也，殿，聲聲也，蕙，蕙蒲，端草也，堯時生於庖廚，扇暑而涼，塙，堅不可拔也，擊，旁擊也——苦弔切，今俗語讀如靠——，戢，藏兵也，訖，罪也，効，法有罪也——古聲爲紐通匣，訖効並在三部爲一音——，忌，憎惡也，類，醜也，壬，善也，聽从壬聲，憂即憂愁本字，憂，卽之行也）。若此者流，難爲覷縷，莫不合之則如車之兩輪並進，離之則如一足蹇蹇而行。舍此而欲辨言通志、觀古喻今，其道何由哉！

二、自許君爲《說文解字》，遵修舊文，以理羣類，探賸索隱，次列微辭，博采通人，信而有證，可憮然于言不空生，下筆有據，九變復貫，百世可知。茲據其書所載九千餘文，分音義同原而相生者爲五類，藉以探語言之本，睹字例之條。一曰名事一本之屬：如蘇与穌，畢与敷，郁与臚，能与耐是也（蘇，桂在也，穌，把取禾若也，畢，田網也，敷，盡也，郁，右扶風郁夷也，臚，有文章也，能，熊屬，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强壯稱能傑也。案蘇葉治疾，爲人所穌取——凡取艸皆可謂之穌——，故義与穌通，蘇从穌聲，猶菜从采聲，薪从新聲，新，取木也；網得聲義於逃亡，故畢以敷盡不漏爲言，今俗猶有“一網打盡”之語，畢網与敷盡，猶實射与殫盡一言、田獵与殄盡一言也；郁在右扶風，爲有周封畿之地，文物備焉，故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郁之言臚也，郁与臚，猶嘒与彬，國亦周之舊國，彬彬然質有其文也；能獸以堅中稱賢能，堅忍爲賢能本質，能与耐，猶賢从叡聲，叡，堅也，今俗猶有以能耐連言者）；譬之一字，則如蘇在以为人所穌取，其性宜暢已病，因又有樵蘇、蘇醒之義；又如康即穰字之省，穀皮也，以其能防粟米恒腐，因又有康健、康寧之義；又如疾本病名，以其來至或傳染也迅速而人忌之，因又有疾速、疾惡之義；又如干，犯也，本事詞，盾嚴所以防人進犯，因又爲干盾名詞。蓋字異而音義相通者，“同意相受”之類，字同而音義相演者，“依聲託事”之類也，異者同之，同者異之，兩者爲語言文字繁省之大例（如以上所舉、敷、臚等字，本可省而不造，然一概如此，則其爲應之義又或不憮，是以有古本一字重文，後人分而用之以示區別者，如蘇与康、互与果、求与求、臣与頤、雲与云之類是；亦有古義失傳，後世或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如離爲鳥名，曷爲又訓離別，李爲果名，曷爲又訓行李，萬爲蟲名，曷爲又訓千萬，治爲水名，曷爲又訓治理是，此類名詞，如有對應之事詞，則無疑義，然一概如此，又嫌繁而不殺也）；二曰音義因承之屬：如不

与丕，邇与爾，疲与罷，聊与謬是也（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丕，大也，邇，近也，爾，麗爾，猶靡麗也，聊，耳鳴也，謬，謬然也。案鳥飛不下，免於增繳，大義生焉，亦惟丕大始敢於不然，故丕从不聲，字別而語則一，不下之与丕大，猶逋亡之与誦大，丕大之与不然，猶偉大字之从韋背得聲也；邇近斯麗爾明爽可辨，若邇遠則漠胡而幻惑矣，又爾从尔聲，義亦相承，尔，詞之必然也，麗爾可辨，斯詞氣必然云尔也；疲勞則罷休——疲与罷古一音——，猶力竭則休惕——後出字作憊——；耳聊不聰，則謬然無俚，猶耳聾則喑喑隨人，若聰察則多遽愼愼矣）；譬之一字，則如否不又爲泰否、臧否；覆盖又爲蓋闕；咨謀多慮，又爲咨嗟；醜惡者厥，又爲醜類；三曰事物類象之屬：如祝与𩰚，效与榮，皐与罪，冊与策是也（祝，祭主贊詞者，𩰚，呼雞重言之，效，美女也，榮，稻重一秬，爲粟二十斗，爲米六斗太半斗曰榮，皐，犯法也，罪，捕魚竹網，策，馬箠也。案祝禱之詞不嫌繁複重言，與呼雞𩰚𩰚相似，猶賀之与加——語相增加也——，慶之与諠——競言也讀若競——；美效之与白榮，猶美豔之與白鹽，古有醜女名無鹽，言其無豔色也；人之犯皐而被囚繫，如魚鳥之觸網羅，故古以網喻法，皐与罪，猶辜与罟；簡與馬策，並編竹爲之，其制有長有短，策之与冊，猶箬，折竹箬也，又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箬）；譬之一字，則如鳥爲長尾禽——鳥，都了切——，又爲牡器之稱，牡器猶尾也；又如聞爲耳之聽聲，又爲鼻之臭味，味与聞對轉，猶聲与聽一音，聲与味同謂之聞，猶馨与香、軼与馨俱爲一語，並爲無形之物而由耳鼻懸揣之者也；又如漢之古文作濩，言爲域中大水，於是族類与男子尊大之稱亦曰濩；又如氏本山岸脅旁著欲墮落者之謂，猶樹木之有支——氏與支古一音——，姓之支別曰氏，因以取象焉；四曰共別之屬：如精与菁，爪与又，奇与畸，臭与殂是也（菁，韭華也，又，手足甲也，奇，不偶，畸，殘田也，殂，腐气也。案凡物華曰精，韭華別曰菁；手足曰爪，其指端之甲別曰又；畸者，田之奇零不偶者也，其相值者則曰當，又畸爲一足，觥爲角一俛一仰，擗爲偏引，孑爲無右臂，並奇之別也；臭爲凡气味之總稱，《易繫辭》“其臭如蘭”是也，殂則專指腐氣而言）；譬之一字，則如瓦爲土器已燒之總名，又專稱蓋屋者曰瓦；又如祖，始廟也，又專稱父之父曰祖；又如執，種也，本專指農執，又爲凡執術之號；又如虫，一名蝮，專名也，又凡物之微細或行或毛或裸或介或鱗以虫爲象；五曰正反之屬：如祝与訓，管与毒，姜与羞，軌与兗是也（訓，詛也，管，厚也，姜，進善也，𪔐或作誘，相誅呼也，兗，姦也）；譬之一字，則如祥本訓福，而災亦謂之祥；又如祝与禱同，而又爲詛祝——後出字變作咒；又如離爲分散，亦爲遭遇，仇爲怨偶，亦曰好仇（此類不可与音義因承之屬相溷，如亂又訓治，徂又訓存，建置又爲棄置之類，乃因亂故治之，徂存、置廢，互爲消息，並非一正一反也）。凡此五類，語各同原，或字異而義通，或字同而義演（每屬所舉相生例字，皆前人誤謂一爲“本字”一爲“假借”者，如以穌爲樵蘇本字作蘇爲借，數爲畢盡本字作畢爲借是，說詳後）。每類相生之字，其音与所從生者或爲相同，或爲相近相轉（並指古音言）。音同者，相生与所從生之義其流雖異而音仍從同；音近音轉者，相生与所從生之義其原雖同而音或求異也。蓋義演而音或變或不變，本語言之通例，古無文字，但有語言，語言以表義，義有演變者，或一音以統之以著其本宗，或音隨義轉以明其支別，此与後世一字數義者其音或變或不變，正一揆之趣也。夫義之相生者既往往往有關於音之相同或相近相轉，從知一義數音之並非相近相轉者其音必各有所本，一音數義之爲相生或非相生者其義必皆有所麗也。類聚而羣分之，莫不條理密察，統紀秩然，準是以辨證音義相傳，使之各得依歸而盡語言文字演變

之故，庶幾考之於實事而不謬，免夫臆斷穿鑿與支離破碎之弊矣。其一字應兼隸數類者，分別出之。其中有許君以音爲訓者，但規識其字之旁，概不獨自隨類錄入（如帝，諦也，士，事也之類不錄入名事一本之屬，天，顛也，琰，玉飾如水藻之文之類不錄入事物類象之屬是），學者可自求之。其音義全同或相近而非相生相演之字，僅有同文字變易重累與於本編要旨者，則別爲一類附錄編末，以便觀省。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三、古籍於音義同原而相生之字，以其本爲一語，恆通用之，觀上文各屬所舉例字，已可諦知。吾人今日粗識音義之本原，亦有賴於古人文字之通用也，此等通用之字，後人概謂爲“假借”，謬甚。（古人通用之字，往往得語言之本，後人指爲假借之本字，往往爲後出俗體）。其或音有轉變、或義兼數端而字未別造，則不得不書與所變同音之字以符口語，或別書同音之字以託其事者，並爲事不得已，亦非本有其字廢置不用而假借爲之也。音有轉變者，如未——後出字作菽——之爲豆、津之爲濟是（未，豆也，象未豆生之形，古音在蕭部，豆，古食肉器也，古音在豆部，聲則同隸舌頭；濟，水出常山房子譏皇山，東入泚，古音在灰部，津，水渡也，古文作𣶒，从舟从淮，段玉裁謂當是从舟从水進省聲，其說至諦，進省聲兼意，津以水渡名詞用爲濟渡事詞，古人語言往往名事不分，津古音在先部，與濟同屬精紐），未與豆一音之變，猶首之與頭，津與濟一音之變，猶進之與濟——進與濟同訓登——，未音既變如豆，本可造一豆音未義之字，以與未“同意相受”，若首與頭然，津音既變如濟，本可造一濟音津義之字，以與津“同意相受”，若進與濟然，今既未造而無其字，即不得不書與所轉變同音之豆與濟以符口語，豈借豆爲未，借濟爲津哉？義兼數端者，如非違、諄亂之與紕理，附麗之與分離（紕，理也，見《方言》、《廣雅》，《說文》紕，氏人綱也，本無理義；離，黃倉庚也，本無分離義），非違、諄亂之與紕理，附麗之與分離俱兩義相承，非違與諄亂既須紕理，本可造一紕理之字以與非、諄對應，如八戾之與矯弗、夙戾之與輔弼及狂劇字之夙戾止者然，附麗以及麗偶、麗兩本兼分離之意（離亦訓麗，如《周易·序卦》離者麗也，猶紕亦訓繆，如《禮記·大傳》一物紕繆，鄭注云，紕繆爲錯也是），本可造一分離之字以與附麗對應，如附屬之與割判、會合之與割斷、編維之與磨式然，今既未造而並無其字，故即以同音之紕與離爲之以託其事，如謂離爲麗之借，若紕則爲誰之借乎。此等但可謂爲造字假借之又一例耳，非用字有所假借也。至如人名、地名有各書其音而異字者，或臨文有因嫌疑及繁省而易字與夫倉卒無其字比方而爲之者，又當別論，亦皆不可謂之爲假借。蓋假借爲六書之一，乃造字之本，初無與於用字也。訓詁家如鄭康成之注六經、陸德明之作《釋文》、孔穎達之作《正義》、顏師古之注《漢書》，往往襲用“假借”之名，緣其解釋古籍，但明義訓之常然而易曉，不必究其根柢，故借其名以省辭費，職則然也。而治小学者咸迷誤不諭，魯莽滅裂，亦動輒謂某爲某之“假借”，戾似是而非，或終不能得其本字，既不識古人通用之旨，使音義一本而相生者離異失所，又人用己私，妄增荆棘，雖碩學通儒不能免此，詒誤後學，莫更甚焉。余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誦言以攻之，惟自顧闇劣，又去古悠遠，於文字音義相通之故未能備悉，以祛不解之惑，然按諸事理而難安，亦可以憬然而知返矣。（吾友黃君耀先頗俯同余說，又嘗舉《毛詩斯干傳》訓干爲澗，“考槃在澗”之澗《韓詩》作干，干與澗音雖通而義隔，以此疑古人用字似非全無“假借”之事。余退而思之，竊有二說焉：一則古者洪水爲災而地少，凡山厓水畔爲人種藝聚居之所，勢不免互相干犯，故稱山厓曰干——見《詩伐檀》“實之河之干兮”毛傳——，或稱水畔爲

干——見《易漸卦“鴻漸於干”陸績注》——，岸亦水厓而高者，其字从干聲訓訟——見《毛詩小宛、皇矣傳》——，謂因干犯而致獄也，澗者，山夾水也，兩旁最適於種藝聚居，其爲人所干犯而稱干可知，澗与干本爲一語，以視泛稱山厓、水畔之爲干者於義尤切，是澗与干直爲名事對應之詞也；二則山夾水曰澗，其字从間聲，本受義於間，而閒、隙也，凡有間隙，則干犯乘之，間与干一義相承，故古文間作干——見《儀禮聘禮“皮馬相間”鄭注》——，則澗之从間猶从干爾，言兩山之間爲水所干犯干進而成澗也，是亦足明澗与干義通，在語言既音義無殊，在文字何須假借。此余淺謬之談，附記於此，以見古今事物遷移，推尋匪易，文字音義關通之探討，深有俟夫今後之努力耳。）

四、古人詮釋文字，往往以音爲訓，明義之所由生，此則有中有失，或偏而不全，或時傷穿鑿，蓋非訓詁通則也（此中有不可輕議者，如《四庫提要》評劉熙《釋名》，謂其“推論稱名辨物之意，中間頗傷於穿鑿”，所見不謬，而近有爲文實指其所謂“妹，昧也，猶日始入歷時少尚昧也”之說，譏爲穿鑿傳會者，則恐未諦。案《大戴記誥志》有“幽，幼也，明，孟也”之訓，於文則伯从白聲，幺与杳一語，白有明義，杳，冥也，幺与杳，伯与白無之幼与幽，孟与明也，且妹又謂之媚，媚與艸木孳等之孳一言，孳孳則幽昧——猶昧从象艸木重葉之未得聲——，媚与孳，不正猶妹与昧乎！吾友先亦舉《釋言》及《毛詩斯干傳》之“冥，幼也”爲戚國張目，是以時之明昧喻年之長幼爲古人之恆言，非一家之臆說。蓋語言最具歷史性，不可輒以今日意識習慣衡之也）。許書雖亦時有音訓，然其精蘊不在此。觀其所謂“演贊其志，次列微辭”，說一字則前後兼顧，陳一義則消息潛通，其不以音爲訓者而音每顯著於其中（此意不憚，縱有音訓，義亦難明）。約而言之，有由其以同字爲訓而見者：如一部丕，大也，魚部鮒，大鰭也，明鮒与丕名事一本；又如示部祓，除惡祭也，糞部糞，棄除也，土部叁，掃除也，明祓祭与糞棄、叁掃音義之爲類象；又如衣部袒，衣縫解也，糸部組，補縫也，明袒与組一義相承；又如力部勩，勞也，見部覲，諸侯秋朝曰覲，勞王事，此見勩与覲爲共別之分；又如畐部良，善也，无部諒，事有不善言諒，此見良与諒音同而義有正反之別。有由其以義同義近或義相函爲訓而見者：如水部衍，水朝宗於海也，演，長流也，衍演字異而音義無殊（此与上類有爲義同義近之字，非本編系聯當務之急，說已見前）；又如𧈧部蠅，蟲之大腹者，子部孕，怀子也，而肉部𧈧下云蠅乳肉中，是知蠅之名蓋出於孕也；又如牙部𧈧，齒齧也，足部踣，疏行兒，齒齧則稀，疏行似之，則踣与𧈧爲類象之詞；又如口部囁，喙也，喙，鳥口也，喙囁音爲平入，義則區以共別；又如辵部邁，遠行也，力部勩，勉也，審其音義之相因；又如牛部𧈧，牛徐行也，大部本，進趣也。見其音義之相反。又如示部禱，礼吉也，里部釐，家福也，知其音義爲共別之分也。有須以意逆志，由微而知箸者：如牛部𧈧，牛駁如星，手部𧈧，彈也，案彈丸之出，其聲𧈧然，迸射四散，有如星點，是𧈧之爲言𧈧也（二字並普耕切）；又如衣部衣，依也，象覆二人之形，此雖以依音訓衣，其義未顯，要先無疑於所謂象覆二人之形，案上世無衣裳覆體之制，惟天寒則“屈艸自覆”（見宛象），且可共相依偎，非若後世之衣人各一襲，及知製衣，猶存始義，故云象覆二人之形，從知衣依之訓及依字从衣聲之義，蓋謂如以“屈艸自覆”爲衣時之人與人相依，非謂如後世所制之衣与人相依也；又如示部祿，明視以筭之，从二示，示者，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上，三垂，日月星也，然則祿之所筭者天象也，故曰明視以筭之，祿天象莫急於歲星，以一歲轉運之度非明視以筭之無由曉，是以祿与歲古音爲平入，蓋治歷明時，爲先民之要

務，其精審莫或先之也；又竹部算，數也，从竹从具，所以从具者，蓋明其音義受於巽，巽，具也，凡物巽具則算之，祿之音義系於錢，專指歷數而言，二者錢有共別之分也（算本名詞，用為事詞，與算同）。有因音義互足，由此以知彼者：如壺部壺，壹壺也，从囟，从壺，不得泄，囟也，《易》曰：「天地壹壹，壹，專壹也，从壺，吉聲，案天地壹壺之氣，有言有囟，由壺之从囟會意，而後知壹之从吉聲兼義也，壹从吉聲之義非因壺之从囟無由見，壹壺以二字為一詞，故其吉凶之意分見互足也；又如艸部蓍（艸多兒）與黑部黔（沃黑色），烏（艸之總名）與水部潛（青黑色），茲（艸木多益，又菑，不耕田也——田不耕則艸多）與玄部炫（黑也，又糸部緇，帛黑色）音義兩兩相當，足明艸有黑義，蓋上古艸木暢茂，故曰「艸昧」，由此知冲（百端也）與草（草斗，櫟實也）之音義猶蓍與黔、烏與潛、茲與炫之音義互足而相通，以櫟實可染黑也；又如言部訖（止也）與糸部繼（續也），已部已（已也）與胎部嗣（諸侯嗣國也），音部竟（樂曲盡為竟）與庚部庚（更事也——見庸下，又續古文庚从庚），辵部退（往也，又歹部殂，往死也）與示部祖（始廟也，又衣部初，始也）音義兩兩相當，足明訖已必有繼嗣，退往又為祖初，終而又始，往復無窮，由此知艸部落（凡艸曰零木曰落，又落，艸木凡皮葉落墜地為落）與乇部乇（艸葉也——象艸木孚甲初生形）之音義猶訖與繼、已與嗣、竟與庚、退殂與祖初之音義互足而相為終始及《釋詁》落之所以訓為始也。有舉一可反三者：如大部奚大腹也，豕部豨，生三月豚腹豨豨兒也，从豕奚聲，此明豨从奚聲取義於大腹也，推之虫部蟻（蟻鹿，蛇蟻也，从虫奚聲——此蟬類，俗名知了），黽部黽（水蟲也，蕨貉之民食之，从黽奚聲——此蛙類，今俗謂之哈士蟆）亦然，即革部之鞵（革生鞵也从革奚聲），虫部之蠃（有二放八足旁行）亦莫不然，鞵空如大腹、蠃之腹大與奚一音也；又如木部梗，山穉險，有束，推之魚部鯁（魚骨也）亦為有束之名，合口呼之為禾部稊（芒粟也），聲轉為艸部荆（楚木也），東部棘（小棗叢生者），戈部戟（有枝兵也），丰部枳（枝枳也），金部鋸（槍唐也），亦莫不然；又如末部末，豆也，又部叔，拾也，从又末聲，末與叔名事一語，推之艸部蓐（小末也）與手部拾（按也）亦然，即艸部藎（藎也）與手部擿（拾也）亦莫不然；又如廌部灋下云：平之如水，从水，推之辟部辟（法也）音與平為平入，即受義於平也，又刀部刑，剄也，从刀斤聲（斤，對構上平也），禾部程，品也，从禾呈聲（呈，平也），刑與程亦法也，即受義於斤與呈，又井部制，罰罪也，音義與刑並同，亦謂之受義於斤可也。有由「讀如」、「讀若」而見者：讀如，讀若非但擬其音，並往往通其義，如鼻部鼻，以鼻就鼻也，讀若畜牲之畜，此明畜牲之畜以音鼻得名也；又如又部爰，物落，讀若《詩》標有梅，手部標，擊也，此明標擊與爰落音義相承也；又如肉部肌，頰肉也，讀若畿，田部畿下云：天子千里地，以遠近言之則言畿也，此以近音訓畿，見畿有近義，頰肉在面去耳目最近，故亦謂之畿，畿下為輔，人頰車也，故京畿亦曰畿輔，是畿與畿之音義為頰象也；又如玉部玖，石之次玉黑色者，讀若芭，艸部芭，白苗嘉穀，此以白芭釋黑玖，見正反不嫌同詞也；又如亼部亼，三合也，讀若集，隹部集，羣鳥在木上也，此以鳥集別名釋亼合共名也。由是觀之，僅就一字之音訓以所謂雙聲疊韻為說者其不足以盡許書精奧而通語言文字本原流變也明矣。

五、漢語言文字豐富而精審，無相殺濶，系統秩然，胥可於音義相依之故見之。其義同義近而音異者，又多兩兩相麗而不踦行，往往有一於此者亦有一於彼與之相當相應，以見其音義之各有所傳。彼此會通，互相印證，益於故訓義類之原豁然塙斯而無疑滯。凡上文所舉

例字，已有略見其端者，試再詳之：如穀藏曰倉，亦曰廩，从倉聲者有滄與滄，从廩聲者有療，但訓寒，蓋倉廩寒則可以防腐，所藏無陳腐之患也，倉與廩、滄與滄並義同語異，而倉與滄、廩與療則音義兩兩相麗，其事理得以互明焉；又倉下云，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而黃下云，倉黃而取之故謂之黃，或作廩，此以藏訓倉以黃訓黃，黃而取之之倉以名為事，與藏義互足，倉與藏、廩與黃音義亦兩兩相麗也。又如磨穀米之具曰礪（石也），亦曰磑（礪也），而礪之事曰磨（磨也）、磑之事曰剗（磨也），礪與磑、磨與剗並義同語異，而礪與磨、剗與剗則音義兩兩相麗，明礪則磨之、磑則剗之，名事各有所傳也。又如穀食百穀之總名，亦曰糧，人所受食曰祿（即《王制》制祿爵之祿，後世謂之月俸），亦曰既（即《中庸》既稟稱事之既），具食曰簋，並義同或義近音異之名，而簋从算聲，算，數也，糧从量聲，量，稱輕重也，祿从录聲，录，刻木录录也，即記錄字，既聲有槩，穀聲同斟，槩與斟並平斗斛也，算、量、录、槩、斟亦義同或義近音異之名，而穀與斟、糧與量、祿與录、既與槩、簋與算則音義兩兩相麗，足明穀物之成須量計算也。又如鞭扑曰笞，亦曰撻（以杖擊也），曰撻，曰撻（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曰挾（笞擊也），並義同語異，而挾从失聲，失，縱也，撻从達聲，達有挑達義，與笞同聲者有怠，於撻有情，於擊有懈，失、達、怠、情、懈亦義同語異，而笞與怠、撻與情、擊與懈、撻與達、挾與失則音義兩兩相麗，足明笞擊與怠懈之事相因也。又如兩相遇合曰關，亦曰屬（連也），曰羈（綴聯也）、曰接，曰續，曰繼（繼也），並義同語異，而關聲从斷（斫也），屬聲有斷（斫也），羈聲轉為斷，接與斬、續與檣（斫木也）、續與剪並為一音，斷、屬、斷、斬、檣、剪亦義同語異，而關與斷、屬與斷、羈與斷、接與斬、續與檣、續與剪則音義兩兩相麗，足明接綴與斬斷之事相因也。又如捕獸曰收，刈穀曰穫，其事別而所以得食之義則一，收與穫亦義一語異之名，而獲與刈穀之穫一言，拾豆之叔與捕獸之收一言，收與叔、獲與穫音義兩兩相麗，明事別義一而語亦可以無異，猶田穀與田獵共字也。又如導始曰唱，相應曰和，唱與和亦事別義一語異之名，而唱聲从昌（美言也），和聲轉話（善言也），昌與話亦義同語異，而唱與昌、和與話則音義兩兩相麗，明非有美善之言不能唱導亦無應和之者也。又如美士曰彥，美女曰娥，彥與娥義一聲轉，而彥聲有諺（傳言也），娥之同聲有譏（嘉善也），諺與譏亦義一聲轉，而彥與諺、娥與譏則音義兩兩相麗，明士女之美並為人所傳述嘉尚者也。又義之相反而音異者，亦多兩兩相麗，如噱（大笑也）與謐（靜語也一曰無聲也）義反音異，而與噱同聲者有醢（會飲酒也），與謐同聲者有醢（飲酒俱盡也），噱與醢亦義反音異，而噱與醢、謐與醢則音義兩兩相麗，明大笑與靜語之有關於飲酒也（噱飲則噱然大笑，飲醢則謐然無聲）。又如幽（隱也）、浥（溼也）與熙（燥也）、塏（高燥也）義反音異，而幽之同聲有憂、浥之同聲有愜，熙之同聲有嬰（說樂也），塏之同聲有愜（樂也）憂愜與嬰愜亦義反音異，而幽憂、浥愜與熙嬰塏愜則音義兩兩相麗，明憂樂有關於溼燥也。它如一與二反，一則專壹，二則備貳；孟與季反，孟聲有猛，季聲有瘳（氣不足也）；尊與卑反，尊剗（減也）而卑裨（益也）；大與小反，大滯而小消；陰與陽反，陰暗而陽暘（日出也）；遠與近反，遠緩而近勤；方與圓反，方放而圓運；信與譎反，信伸而譎屈；歡與憾反，歡譎而憾寂；得與失反，得職（記微也）而失誅（忘也）；夷與險反，夷肆（習也）而險嫌；共與單反，共扛（對舉也）而單揮（提持也）。莫不有義反語異於此者亦有義反語異於彼与之相當相應而互明也。亦有義同音異之字其兩兩相麗似反而實不然者，如軍所獲曰捷，亦曰虜，而捷聲从走（疾也），虜聲

同魯（鈍詞也），捷與逮、虜與魯兩兩相麗，捷虜義同而逮魯相反者，蓋逮指獲者而言，因逮疾而獲捷也，魯指被獲者而言，因魯鈍而被虜也；又如局戲曰籌，亦曰簋，而籌聲從博（大通也），簋聲從塞（隔也窒也），籌與博、簋與塞兩兩相麗，籌簋義同而博塞相反者，蓋行碁在我則求博通而言籌，制敵則須塞窒而言簋，所言有別，故似反而實不然也。亦有義反音異之字其兩兩相麗似同而實不然者，如奇與耦反，奇聲有寄，明無耦則寄託於人，猶隻與託之爲一語，而耦同聲有寓，寓亦訓寄，奇寄與耦寓兩兩相麗，奇耦義反，而寄寓相同者，蓋有寄寓者必有所寄寓者，寄自寄寓者一方之爲奇獨而言，寓則自與所寄寓者雙方之爲匹耦而言也；又如舉首曰印，頃首曰俄，印下引《詩》曰“高山印止”，明印之音義出於高岡，猶廣下云讀若儼（昂頭也）爾，而俄之同聲有義，亦山之高也。印岡與俄義兩兩相麗，印俄義反而岡義相同者，蓋山之高有自其下仰望而見者，亦有自其上俯視而見者，岡自其下印首仰望而言，義則自其上俄首俯視而言，所言有別，故似同而實不然也。凡上所舉，更僕難盡，並系聯語言文字之要術也。

六、語言文字隨事物變遷與人類智慧而演進，其先後有可得而言者，蓋自然必先於人爲，實事必先於意想，文必後質，精必後粗，類別不與共通並興，詞彙當隨事物演變而損益，此其大較也。若物類相牽，或因果相連，貫以音義，則其先後猶須按事而定：前者如獸角有兩，於是由角之音義而二玉相合曰珏，車轆重鉤曰較，履雙曰屨，珏、較、屨皆後起之名，取象於角之有兩者也，鳥羽左右各半，於是由羽之音義而半門曰戶，半圓曰弧，半璧曰璫，戶、弧、璫皆後起之名，取象於羽之各半者也（古音羽與戶、弧同，《考工記弓人釋文》“羽音戶”是也，璫與戶、弧、羽對轉），艸木有果蓏，衣物因有褻裸，水波有洶涌，言語因有詢訟，象管茅鋒利而造戈矛（猶管之與憂、棘之與戟），見轉蓬乘風而制船帆（今俗猶稱帆曰蓬，如凡從凡聲亦讀蓬也，帆又取類象而書作颿，颿，馬疾步也，非其始義），命服之蔽，式存鞞市之蔽前，韋一作書，名同錐穿之矛旃，其先後亦可知矣，至如木餘曰杲，骨殘曰朽，杲朽一言，木杪曰末，體後曰尾，末尾一聲之轉，此類事雖分屬，各造其文，而語則同根，無所先後；後者如誰何與唯諾一言，必先誰而後唯，咄謂與對應一言，必先咄而後對，元始與嗣續一言，必先始而後嗣，肇始與紹繼一言，必先肇而後紹，然有誰卽有唯，有咄卽有對，有始卽有嗣，有肇卽有紹，方先方後，雖分不分，又如弗糞一語之變，由艸弗而知糞除，迷問一語之變，由迷惑而知問訊，蓄殍一語，由蓄積而致腐殍，進臻一語，由前進而能臻至，其先後亦居然可知，然糞除之言不必僅緣艸弗而生，問訊之語不必僅因迷惑而發，殍之與蓄、臻之與進亦猶是也，且焉知不因其須糞而謂之弗耶，不因其當問而謂之迷耶，蓄之與殍、進之與臻亦猶是也，又如高上之與崇尚，必定之與愆愆，魯莽之與塗亂，中心之與周圍，上尙、必愆、莽塗、中周則互爲因果者也，惟若因禁忌而有噤認之事，因詒予而有辭謝之言，因干犯而相告訐，因諄亂而色李如，因耆壽而祈禱，因終歿而弔閔（弔，問終也，閔，弔者在門也），因蹊跋而範輶，因喬曲而矯揉，此類之先後無疑耳。至于名詞與事詞之同條共貫者，始或通用無別，繼或相麗並生，孰先孰後，亦難一槩而論，如漁，捕魚也，必先有魚而後有漁，遼，艸貌，必先有艸而後有遼，斫，擊也、磔，開也張也，並從石聲，必先有石器而後能斫能磔，燬，烈火也（見《韓詩章句》），熏，火烟上出也，燬火一音，熏火語轉，必先有火而後能燬能熏，此先名後事之例也；又如繼體君曰后，以其在後也，無先後之義卽無后稱，治人曰吏，以其治理也，無治理之義卽無吏名，熏衣答曰簪，上下交覆，射臂衣曰褳，左右

手對縛，水漬曰滯，兩岸相距，三者物之對交者也，並从滯聲，其名即出於滯（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大帶曰韁，承器曰盤，臥結曰幪，三者物之般旋者也，並从般聲，其名即出於般，此先事後名之例也；又如手之與收（捕也），足之與走，父之與甫（男子美稱也），母之與謀（古文作𠂔作𠂔），士之與仕（學也），子之與孳，名事相依，語出一本，其先後蓋難審矣。若夫文字以代語言，其取義亦有先后之別，不必盡與語言同符，如樹穀曰田“象四門，十，阡陌之制也”，丈夫曰男“从田从力，言男用力於田也”，其制字之義並起於農藝之世，而田獵、男女之言必在其先，又如實“富也，从宀从貫，貫，貨貝也”，其制字之義起於貨貝之世，而富實之言必在其先，又如歸“女嫁也，从止从婦省，自聲”，威“姑也，从女从戌，《漢律》曰婦告威姑”，其制之義並起於女子從夫之世，而還歸，威嚴之言必在其先，又如爵諸侯之士曰封“从之从土从寸”，諸侯嗣國曰嗣“从冏从口，司聲”，其字義並起於封建邦國之制，而封閉、嗣繼之言必在其先；不但此也，即後出俗字不見經典，而口語相傳亦有起原最古者：如爬蟲之大者無過於遠古之巴蛇，爬行之言蓋原於此，故爬从巴聲，手行之匍、收麥之杷，並由爬孳生者也，又巴蛇長尾，因稱尾曰尾巴，今俗猶如此，而尾亦陰器之名，俗謂之基巴，因稱男子曰爸，言其有尾有基巴耳，故其字从巴，父、夫、甫等字皆由之孳生，女子曰媽，即“無巴”之合音（無字讀重唇），言其無是物也，男女之別無過於此，是爸媽二字音義亦出於巴蛇之巴，又如躲藏字以枝朶為聲，蓋上世殘害之事眾多，人与物並以叢林枝朶為隱蔽，躲藏之言即起於此；又如砍字訓斫，蓋斂（殺也），戳（刺也）之俗體，而其字從石，則與斫、礪之從石聲同意，明初民無金刀之利，其砍物但以石耳。此為古有石器時代之左證；又如水曲曰灣，因以為人所聚居之名，謂之灣場，字又作灣，並从彎曲字為聲，与水曲隄之隈相轉，蓋洪荒之世，人依隈崖以處之遺語也，爬、爸、媽、躲、砍、灣、彎等字雖後出，然其音義則俱與史料無殊，而自來小学家咸鄙棄之以為非古字不足道，不知古有是字必有是語，而有是語則不必有是字，吾人探求音義，有不可馮制字之義而定，或專崇古文而蔑視今字也。

七、語言之起，蓋遠原於上世，其聲音意識並緣當時事物与其人之習俗思致而生；文字後作以代語言，其文盡先民之心聲，其事則史，三古之人情物象政教遺風往往因之以顯，二者流傳訖今，雖有變革放佚，而其根株仍在，略可推尋。夫九州之名，本於民居水中周繞其旁之高土（據《說文》，下倣此），高平原野，為人所登，想見“洪水襄陵”之世（州與島初為一語，古水中高土之州，猶今所見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之島爾；昔堯遭洪水，堯字與所从之土並高土之名，蓋堯之為言敖也，洪水浩浩，惟高堯為人所敖游也，此陶唐氏之所以名堯歟，準是以推，則原之為言玩也，高原為人所游玩也，高土又曰壠，壠之為言弄也，堯與敖，原與玩，壠與弄並名事一本兩兩相麗之詞而起原於洪荒之時也）。“池可觀者莫可觀於木”，木與目一名，“見鳥獸蹄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番與采一語，其“艸木暢茂，禽獸逼人”並足徵矣（目之所見者惟有艸木，故能見與所見一名；豎足口番，从采，采者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人類辨識蓋始於此，以初民與禽獸游處，或捕食之，或遠避之，莫急於辨識蹄迹之迹以為捕之避之之計也，今俗猶有“腳番手印”之言——番讀重唇——，其來甚古。又迹或作蹟，从責聲，責者求也，是獸迹為人所求索也。故《地官·迹人注》曰：迹之言跡，知禽獸處。又獸足蹠地之蹠與蹂襍，徠復一語，亦“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之證也。穴居野處，灣灣就高，斯因山為屋（山，山石之匪巖人可居也；又山之性拆，與曠——乾也——

一音)，茹毛飲血，事資殘殺，故餐从奴聲，一以見人之就高如鳥之集木，集就音義並通，一以見樹穀之田原於田獵之田，字同而義有先後。業爲大板，嘯吟本始於詠歌（嘯，呻也，與吟一語之變，古音與業爲平入，名事一本，今俗唸書之唸本當爲嘯，嘯聲从嚴，教命急也，業與嚴亦名事相依之詞）。禾名曰私，厶產蓋始於農藝（私，禾也，北道名禾主人曰私，是爲禾之共名，非禾屬也，初民共采野物而食，及知自藝禾黍，始得而厶有之，因稱禾曰私而字从厶聲，《韓非子》所謂“自營爲厶”是也，私與厶名事一本）。自植嘉穀，以其性和而無野生毒害謂之禾，以其爲家事曰稼，以其爲自植之不易而愛蓄之曰穡，以其食之易盡曰粢，以其爲厶有曰私，皆所以別於采自野生之名也；又畜性有畜養之義，是以古之取獸而養之者羈其足，於豕爲豕（豕絆足行豕豕，从豕繫二足），於犬爲友（犬走兒，从犬而广之，曳其足則刺友也），於馬爲馮（絆馬也，从馬口其足），爲馬（馬一歲也，从馬，一絆其足），於牛有鞵（繫牛脛也），蓋恐其野性難馴而遁逃也且養之以圈（養畜之閑也），由此可明上古食野生動植之物，迨知種藝樛蓐而有所謂五穀六畜，皆捕采野生動植之物養之培之以成者也（達爾文有人工淘汰學說，謂“一切家畜與作物本爲野生，因人類需要，乃培養以最適當之性能”，其說爲生物學家所共許，蓋以事物演進之理推而得之，然不如吾士之有語言文字可證也）。農夫曰畷，語同俊傑，彥字从彥省聲，俊彥並材智之美名，是知昔者農藝與生產之見重。皿从心在皿上，言飲食器所以安人，寶字以缶爲聲，皿缶皆飲食之用器，是知古人一餐與一飯之足珍（寶从缶聲，明古昔所寶無過於缶，其从玉从貝，皆後世之義。缶與阜一音，今俗稱文字阜旁曰“寶耳”，此古語之遺也）。獸穴曰窠，所乳無相雜廁，科以定律，爲程品畫一之條，科之名蓋取義於窠，牙爲牡齒，象上下相錯之形，瓦以蓋屋，有牝牡交覆之用，瓦之制蓋取象於牙（瓦在歌部，牙在模部，同屬疑紐），一取諸身，一取諸物也。斧斤之利必始於石器，故斫从石聲，金刀初物當後夫齒牙，而齧反从切，語言之先後有不可以文字定之者也（齧从齒切聲，其字雖後造於切，然語實先於切之从刀，今湘人猶謂齧食曰切，即讀齧如所从之切聲也，又穿通字从牙在穴中，梲木未析曰梲——胡昆切——與訓齧之訖——戶骨切——義相承而音爲平入，皆以齒牙析物之證，又臙切二字音義並同，而一从齒一从刀，其事則有先後之別也）。“夙夕爲夙，曰辰爲晨”，足見“夙興夜寐”之勤，勸、勸——並訓勉——之言蓋由休、倦而發。“外得於人，內得於己”無與“老死不相往來”之俗，忠、恕之道必緣眾、庶以生。桀磔之聲演爲豪傑，梟首之語復同梟雄，是或以殘殺相尚。夏學名教曰校（木囚也），殷囚以“姜里”爲稱，乃知教本於刑（姜，進善也，古音與囚同，由游聲从孑——或作汭可推而知之，喻邪兩紐本相通也）。姓之从生，悟同族相配之不殖（初民血族雜交，其生不蕃，且多夭癘夭亞之類，久而積悟，始與異族通婚而立之姓，姓之爲言生也，《晉語》：同姓不婚，懼不殖也）。家从豕省，明後世女子之從男（家从豕省聲，實取豕義，豕，牡豕也，音義與牡鹿曰麋，牡羊曰羴同，聲轉爲豕，特牛也，俗謂之牯，仍與豕古音同，其語目諸雄類，故古以豕喻男，如《左定十四傳》之“艾豕”，《史記秦始皇本紀》之“寄豕”是也，家之从豕，明家以男爲主，故女子適人曰嫁，以家爲聲，古謂“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有家猶云有豕有夫爾，《易林》“牝豕無豕，鰥居室家”，亦以豕喻家喻夫，猶《毛詩柏舟》“實維我詩”以特（牛父也）爲匹也，然此乃後世女子以男爲家之事，其初實以男從女，說見拙著《小學札記》）。“強暴相陵”，見娶取之同字（娶，取婦也从女从取，亦亦聲，取，捕取也，从又从耳，《周禮》獲者取左耳，古娶婦字即以取爲之，明

要（取禽然）。爭奪所起，徵顙（好貌，《詩》所謂顙首）媿（好也）爲一言（男女爲人之大欲，故顙从爭聲；媿同奪，明美好女子爲人所爭奪，此即爭奪所由起也）。治人曰尹，其言同允（信也），此“民無信不立”之明訓，懷詐曰譎，其聲爲喬（以錐有所穿也——即古之刀筆），此“文者居德則忌”之要義也。“上古艸居患它”，而欺紿之詞曰詖，蓋一時之戲弄，今無其語，湯（熱水也）能去垢，故滌器之字爲盪，斯從來之常識，人知其由。乃至匕箸未興，甘旨必以指取，故指从旨聲（古者肉食，以手取之，又不知鹽澤，旨味恒著指上不去，因名指曰旨，造字者即以旨爲指聲，古稱次指爲食指，以其取染甘旨最爲便易也。今俗見嬰兒喜自吮其手指，輒謂其指有舐味，蓋相傳自古也）。履屢無作，洗濯蓋起於跣行，故跣（足親地也）洗（洒足也）一語（洗有蘇典先礼二切，跣足親地，故洗之，是爲人知洗濯之始，以潔身莫急親地之足也。其後漸知盥沫，仍沿最初洗足之言，咸謂之洗，惟別製洒字以爲洒滌共稱，其語固原於洗足。至滌、濯、澣、澡、浴、沐、沫、盥諸名，皆緣後起之事以立，音義別有所受也）。菌以矢陳爲名，杲作溺沒之字，溷廁之設，諒在昔而無聞（《釋詁》：矢，陳也。初民隨地便溲，菌則矢陳狼藉，杲則溺沒成淖——溺沒之溺奴歷切與菌杲之杲奴弔切古本一音——矢溺爲得名之本，菌杲其後出字也，《莊子知北游》言“道在矢溺”，亦謂其處處有之耳。後知糞除，始名爲糞，後又知爲閤——字本作清——言其始臻清潔也，閤聲轉爲廁，其字从則，言比之隨地便溲爲有規則也）。亥以微陽復起，至戌而萬物畢成，歷數之精，歎先民之有作（古文亥下云：亥而生子復從一起，亥起一語之變，亥爲周而復始之稱，後通謂復起爲又，俗語讀復起之又如孩，即亥之謂也，古音又與亥同；咸下云：戌，悉也，戌悉一語之變，戌爲由始至終之稱，俗謂完畢曰殺尾，或曰殺角，殺即戌音之變也，四時之氣，始於亥而終於戌，名實精覈無倫）。若是者胥足以觀古人之象，探語言文字之原。此祕久緘，聲畫日晦，竊抽厥緒，以待引申。

八、古音之說，自顧江而下雖漸臻精密，然終未能得其本音，是以段氏首析“支”“脂”“之”爲三而不自知其所以爲別，至先師蘄春黃君始創擬測全部古音音值，定古本韻爲二十八部、古本聲爲十九類，並詳審其通轉之迹，語言文字至此乃有條貫系統可尋，可謂金聲而玉振之者也。又聲類之中，“爲”於古應歸“曉”“匣”，“喻”多隸“透”“定”，“邪”與“喻”同源而異派（其始蓋同隸舌頭，後或轉入喉與齒，並當按文而定，不可執一也。詳見拙著《喻邪兩紐古讀試探》），“羣”當入“見”，“見”“溪”“疑”與“來”、“明”與“曉”又或各有相通；部韻通轉，廿八部之縱橫比次最爲精核，兼有以前諸家之長而無所齟齬，本文所謂音同、音近、音轉悉以是爲準。至於形聲之字，其聲母本“取譬相成”，或兼取其義而不專主其聲，是以凡聲子不与之同紐同韻或同等呼者，必其音義與它字相傳，挾之而變，不可據聲母之音以求之，如吏，治人者也，从史亦聲，而讀力置切者，以其所以爲理（治玉也）也，閤，和說而諍也，从門聲、𠂔，語聲也，从臣聲，並讀語巾切音與𠂔（兩犬相齧也）、斷（齒本也）同者，以𠂔狀其諍語論難之聲，諍語則齒斷見也，苕，芄芣也，从收聲，而讀渠遙切者，以其葉之翹起也（見《釋艸注》），收，捕也，从㇀聲，而式州切者，收捕必以手而所收捕者獸也，𦘒，月未盛之明，从出聲，而普乃芳尾二切者，𦘒明則仿佛見不審也，怒，飢餓也，从叔聲，而奴歷切者，飢怒則憊（憂兒）然也，訓，說教也，从川聲，而許運切者，愠（不豫也）斯教訓也，損，減也，从員聲，而蘇本切者，有巽（具也）乃有損也，嬰，斂足也，从兕聲，而子紅切者，與足、走俱一語之變也，頰，內頭水中也，从爰聲，而

九、凡事物有聲可象者，語言往往則而效之，此類文字之聲卽肖事物之聲，許君有明言者：如号，痛聲，嘒，小聲，齟，齟聲，齟，齒堅聲，齟，齟骨聲，齟，悲聲，訇，駭言聲，哭，哀聲，嘑，啼聲，齟，劇聲，嘑，謹聲，哇，諂聲，嘑，使犬聲，嘑，厚怒聲，齟，且睡聲，嘑，嘑，小兒聲，嘑，小兒啼聲，嘑，鹿鳴聲，嘑，虎聲，嘑，兩虎爭聲，嘑，犬吠聲，嘑，寶中犬聲，嘑，擊空聲，所，伐木擊，轄，車聲，轟，群車擊，鉦，車鑾聲，官，戶樞聲，闕，門聲，陬，築牆聲，碇，碎石隕聲，瘡，鳥獸來食聲，飀，鬼彪聲，齟，下徹聲，省，貝聲，瑣、瑤、玲、玳、瑤、瑤，玉聲，硃、硃、硃、硃、硃，石聲，錚、錚、錚，金聲，鎗、鎗、鎗聲，鑼、鑼、鑼，鼓聲，翻、翻、翻，飛聲，活、淙，水聲，淙，水暴至聲，淙，水小聲，淙，水疾聲，洑，激水聲之類是也；又如由嘑爲語聲推之，則譁（附耳私小語也）、喁（多言也）、訥（訥訥多語也）、沓（語多沓沓也）、聾（聾語也）、訇（訇口也）亦聲也，訇爲語聲，則訇（和說而訇也）亦聲也，訇爲高聲，則叫（嘑也）亦聲也，訇爲吹聲，則訇（吹氣也）亦聲也，訇爲痛聲，則哀（閔也）亦聲也，訇爲哭不止悲聲，則訇（訇口愁也）亦聲也，訇爲雞聲，則訇（嘑也）亦聲也，訇爲豕驚聲，則訇（犬吠）亦聲也，訇爲犬鬥聲，則訇（兩犬相齟也）亦聲也，訇爲崩聲，則訇（崩也）、訇（山壞也）亦聲也，訇爲山岸脅之旁

